女友

十二年

《女友》

特稿精选

湖南文艺出版社

拿什么构筑生命历史

（代出版前言）

两千年夏季，世界媒体争相报道人类基因组草图绘制完成的消息。

人类对自然、宇宙及人自身一直富于遐想。他们总是发问或自言自语：自然、宇宙、人，究竟有什么？是什么？为什么？全部哲学、科学、文学艺术都试图对这一系列问题有所突破。

有这样的发问，有这样试图突破的追求，人类就一步步从浑沌中心向边缘——理性与智慧的亮处接近。

作为个体，人一生遭遇的疑问太多太多。虽然在行进途中不断有似是而非的思想、学说、道理向他展示或灌输，但这些东西像一团团粘稠的液汁，无法溶解接踵而来的问题之石，人们仍不断被梗阻、被蹭疼，跌倒甚至丢了性命。

长着眼睛，却不知道前面有什么。
携带着知识，却不知道是什么。
竭尽心智，不知道为什么。
人一生遭遇的问题太多太多。

举例说。我编辑的这套《中国最畅销报刊特稿精选丛书》，去年出版了《知音》、《家庭》两卷，今年又出版了《现代家庭》、《人生与伴侣》、《女报》、《女友》、《爱情婚姻家庭》、《今日女报》六卷。每册三十多万字，多则七十篇，少则五十篇，基本是“故事”。如果每一故事夹带一个质疑，也便成了规模不算小的问题库。

几百个问题，只从审美一个向度，通俗就分为“真善美”和“假丑恶”两大类。

这就像食品、烟酒、糖果、糕点分类规则一样，边界仍然浑沌尴尬，难得要领。

这些书里有很多寻常意义上的“好人”文章。比如一辈子侍候几个弱智人，或病入膏肓者，或是自己儿女，或不知父母为谁的弃婴。因为我们的情感通常也浑沌着，这样阅读就难免让人泪下潸然。也有十分崇高的一类，比如《人生与伴侣》卷中，记叙洛阳长江漂流队。事情过去十几年，它顶极的人文精神和磅礴的生命激情仍给人强烈震撼。

自然也有不少“坏人”文章。嗜钱如命，杀人不眨眼；良心泯灭，宰你没商量。那在寇道上摇摆走路的官员，荡起的阴风谁撞着了也毒染你半身骨血。这自然令你切齿、击节慨叹。

读着这些你就明了世界是什么、为什么了吗？自然没有。

这不是一个密码解读系统。它仅仅与密码解读有关。在“人类基因组构图”问世之前，这一切长久没有答案。

现在，科学构造了“人类基因组图”，我们才第一次恍然：人原来因为这三十亿个基因密码，构筑了自己的一切，以及一切的历史。

关于基因，这类问题谈论较多：生、老、病、死。你只能长到一米五〇高度，基因决定了。你中年一定会生出癌症来，基因预测说。你的智商让你当不了大科学家，你不适合从事高空作业，你注定了懒惰、放荡、眼光斜视（狼视）、废血乱涌，等等。

关于基因的宣传（至少在中国）因某种需要被悄悄地大笔省略了许多。基因是什么？基因即不朽的遗传实体，自然选择的实体。有三大基本特征：长寿；生育力；基因复制的准确性。然而，最本质的原来是无情的自私属性。在它前面，不存在普遍的爱和普遍的利益。基因的自私性导致个体的自私性。

种群、群体、个体，不过是基因的贮藏器，基因的载体或拷贝。基因的本质特征不在它的载体上体现又在哪里体现呢？不过因排列组合的差异，特征外化也各有千秋罢了。

有人心襟狭窄，不能容事、容物、容人。别人一件事，如果确有瑕疵，自然被他诅咒。一件好事呢，也会被他从脚趾的污垢中掏摸一团稠腻的墨物，大大咧咧涂向你脸面。这类人爬上了曰佞吏，爬不上曰小人。

有人私欲丛生。他那胸腹像只渔人捕虾的竹篓（俗称“■”），朝内布满尖刺，顺流而来的一切，被他尽收，休想走掉一鳞一爪。他反正自信胆大肚大，不怕撑。他就要那鼓鼓饱饱的“充实感”。这类人爬上了曰贪官，爬不上曰蟊贼。

诸如此类。从前叫作“劣根性”。今天，我们满可以从基因组图上找到症结了，原来那一切的心理的精神的卑污，全在基因里存着。他要贪婪就贪婪，他要阴损就阴损。后天是难以改变的。

返回到前面的命题。如果说人类就生存在这样一个由先

天自私、后天难变的原则统治的冷酷状态中，那真是乏味而又令人厌倦的生存了。看来我们不必如此忧伤。首先，基因的自私性并非全是“坏事”。相同种群、群体，如人类的民族、家族，就因这种基因道德得到保护和发展。其次，从来的低调状态现在又随着基因组图的发现，随着对基因的改造与重组的可能性的出现，拯救卑琐生命、甚至再造生命或在生命田野中兴利除弊的希望火光，就在并非遥远的天际熊熊燃起。

目前，人类基因组仅仅构画出一幅草图，还要些时日就有完整构图。有了完整构图，把从它生发的一切修理人类肉体及灵魂的全面理想付诸实践，还需若干世纪的努力。

即使基因组构图改造了人类，恐怕不见得全世界就清一色“好人”。没有了希特勒，没有了奥姆真理教主，没有了如中国的秦桧、严嵩之辈，人类依然要从高一层次划出三六九等。即便不划三六九等，也要划出懒人勤快人这些“内部矛盾”的次序来。懒人即享受者、玩家、捣鬼术士（俗语：发奋不如勤捣鬼）。勤快人即劳动者、创造狂、笨蛋（俗语：笨鸟先飞。笨鸟你只管飞）。这样的区分是一切“社会”之必需。如蜜蜂、蚂蚁亦苟称“社会”，何况人这架最复杂的生存机器。

当然，多少世纪后，发现了外星人，一个或一群外星生命体，他是不是归你这“基因组”管？极可能不是。于是还要“星球大战”。太阳系内部搞“星球大战”，太阳系又与别的什么系搞“系大战”，那时候的希特勒恐怕比过去那希特勒厉害更多。

反正问题不会完结。

一个人类基因组图只能管到一个轮回的“终极关怀”，自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然、宇宙无数个“终极关怀”有待无数的基因组图去解决。

假如面对那连环叠页般串串挂起的“基因组图”长廊，生命社会与生命历史的长廊，我们的想象将无从开始，也无法终结。

面对造成人类受苦受难的诸多根源有一个基本理解，我们就挺胸收腹，呼尽一腔热气，然后闭上眼睛。

我这一系列《中国最畅销报刊特稿精选丛书》，与那基因组图没什么可比。但是不比基因组图，仅与大家手边的图书放一起，它也决非“没品位”的东西。有朋友说它是当今改革开放二十年国民的“心灵史”。

（插一句：《史记》是为历史立心，《红楼梦》是为心灵写史。）

历史是什么呢？是地下出土的铜质、铁质、陶质器物？是从“汗青”到纸片、磁带、光盘或网络的“下载”？

都是。可是你从地面的建筑到地下的埋藏，从记下的文字到口口相传的声音，透过它们你看到什么呢？还不是“人”吗？

老电影《苏捷什卡战役》里，师政委眼瞧着文件箱沉没，痛叹“我们的历史没有了”。师长却嚷道：“我们就是历史！”

改革开放二十年，可触可摸可闻可感可食可咽的东西很多，却有个主体：人。人与人发生联系的一切（工具性）虽然具有普遍的逻辑力量和均衡对称，但没有本质上的进化发展意义。

植物的活动、变化是不可逆转的生长，而以人为代表的动物的活动却是可逆转、可重复的。这类活动最能衍生许许

多多惊险离奇、匪夷所思的故事。无数故事的叠加就构筑了我们所谓的历史。也可以这样说，故事正是构筑历史的主要“建材”之一。

有很多东西记录故事。这一系列图书也记录了故事，虽是民间的，却是经典的故事。

要说这些故事全“没品位”，那你手中是何高品之物？

有人担心故事是“捏出来的”。确实有“捏出来的”，但绝大多数是现实真实的。有个说法是：虚构作品也能反映本质的真实。美国佬马克·吐温说：“现实比小说更离奇。”

你想想自己的经历，是否如此？

中国当代社会生活期刊反映时代、生活、现实的广度深度，不比报纸、影视差多少。中国社科期刊总量不会很小。这里抓住一批担纲领头的，它演示的空间也就不小。把它们里面最精彩的东西归拢起来，你怎么可以小觑？

《中国最畅销报刊特稿精选丛书》是一筐坚果，不仅掷地有声，说不定能将水泥地面砸出一个个凹坑来。

金国政

二〇〇〇年盛夏于长沙

目　　录

拿什么构筑生命历史（代出版前言）……（1）

拜访“南瓜妈妈”……（3）
人鸟之恋……（11）
小妹的红肚兜……（17）
用我的一生换取你们的梦想……（22）
呼台小姐的一天……（29）
追不上您的背影……（35）
灾难中创造的爱情奇迹……（40）
苦涩难言大学梦……（47）
一个母亲·五个弃婴……（52）

女导演魂断危地马拉……（59）
作家背后的妻子们……（68）
独闯各拉丹冬……（77）
好人葛优……（83）
苏童想做名导演……（90）
时尚年代的盛妆丽人……（95）
谁来给爱一个支点……（103）
感受真实的范徐丽泰……（110）
我是“坏女人协会”的……（118）
钢铁是这样炼成的……（122）
舞在红尘外的精灵……（129）
走进珍稀动物栖息地……（135）
你又犯了同样的错误……（146）
这就是我的世界……（149）
尴尬时分……（154）
我娶了人体模特儿……（158）
女巨人难掩辛酸泪……（166）
康定溜溜的城哟……（174）
魂归罗布泊……（187）
写情书的故事……（203）

贾平凹轶事……（211）
穿过你的黑发……（219）
女孩，请与我同行……（224）
女人与女人，相煎何太急？……（228）
现代路遇物语……（235）
听说爱情回来过……（240）
飘雪的情殇……（246）
阿伟，我走了……（255）
无缘玫瑰裙……（261）
女记者编采手记……（265）
好大一棵树……（271）
血唐山，泪唐山……（279）
野牦牛之死……（289）
“诺贝尔大追寻”之始……（296）
山水尽处有春风……（304）
比唐古拉山还高的是什么……（314）
天堂里没有争吵……（323）
错位痴情……（328）
铁骨柔情元帅女……（335）
素里翁花街的舞女……（343）

庸医的胆子有多大……（349）
紧倚地狱之门……（355）
外扬的家丑……（364）
一个吸毒女的遗书……（371）
“家庭女皇”……（377）
少女心肠太狠毒……（383）
“香妃”相信缘分……（392）
中戏，中国明星“梦工场”……（40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拜访『南瓜妈妈』

拜访“南瓜妈妈”

谭　易

有一个名叫井小杰的男孩子拿着一篇洋洋万言的写母亲的文章，要求我们刊发在第五期的“母亲节专号”上。

其时正是四月中旬，这个年轻的投稿者显然不知我们杂志的三个月的制作周期与操作流程，也不知我们的五期《女友》已在西安、济南等三个印刷点轰轰隆隆地开印了。

我们不忍心冷落这样的热情，也不愿意让他继续失望。一篇还达不到发表水平的稿子在编辑们手中传阅后，我们便决定在这鲜花盛开的季节去拜访这位母亲。

火车在五月的原野上奔驰。

我们的目的地在距离汉中市约五公里处的褒河镇上。

这里曾经是“一笑千金”“烽火戏诸侯”的美女褒姒的故里，也是三国故事里萧何月下追韩信的发生地，还是距史书记载的“明修栈道暗渡陈仓”的古栈道遗址不远的地方。但现在，引人注目的却是这里有一个“南瓜妈妈”。

如果我们告诉你，这一程山水只为了寻找那些长在铁道边的野南瓜，你会相信吗？如果我们告诉你，有一个坚强的母亲，竟然是依靠着这些野南瓜的瘦小的果实，养育了一个上有公婆中有病夫下有三儿一女的八口之家，你会相信吗？如果我们告诉你，在这位伟大的女性的五十五岁的风雨人生里，竟有三十年是靠着野南瓜裹腹，她自己虽然身患贫血病和极度营养不良之症，却使得她的家人吃好穿好，公婆善始善终寿终正寝，丈夫半瘫着身子却养得白白胖胖，两个儿子和一个女儿都被她供养着上了自费和公费的大学，小儿子虽是在外打工却也正升华着他的作家之梦，你会相信吗？

山一程，水一程，山水兼程。在通往汉中的93次列车上，我们去拜访“南瓜妈妈”的五位编辑记者都有着一种急切的心情。临行前，领导反复叮嘱我们要做天下最好的儿子，要为这位天下最好的“南瓜妈妈”行孝并带去祝福。但是她的小儿子却在我们上火车之前好心相劝：“你们千万不要去采访她，她怕记者，怕闪光灯，她曾拒绝过几十拨记者们的采访，并摔坏了某报社一长辫子记者的照相机。”

也许我们此行的目的根本不在于采访什么，我们只是想用心去亲近一个令我们感动的故事。她——生病的母亲，您好吗？

从火车开动的那一瞬间开始，我们就探头探脑到窗外寻找野南瓜的踪影。

时不时，车窗外一片青绿，有金灿灿的喇叭花开得正艳，是野南瓜在绽露芳菲。

铁道边怎么会有野南瓜呢？它们是怎么形成的？是不是也像蒲公英的种籽一样，随风而去，飘飞而至，然后一颗一颗生出了瓜秧，结了满地滚爬的南瓜？

它们生长在铁道边的沟沟坎坎上，春花，秋实，任是寂寞，任是寥落。

羊儿都不去啃它，牛儿都不去吃它。

偏偏有这样一个母亲，如获至宝地捡回了它，用它救了一家人的命。

从她的“作家”儿子的文章中，我们已经知道：那是一九六六年，她的新婚的丈夫从褒河水库的工地上摔成重伤，双腿致残；当小学校长的公公受到“文革”冲击，被赶到褒河水库工地接受劳动改造；常年害心口疼的婆婆一夜之间半疯半傻地痴在那里，竟无以恢复正常。而这时候，她正身怀六甲，家中却几近断炊。那一天，她去汉中给婆婆买药，为了省几毛钱的车钱，回家的时候就沿着铁道线往前走。她就是在这个时候，一眼看见了那些野生野长在路基上的草丛里的南瓜蛋蛋——娃娃拳头般大小，青涩的永远长不大的样子，畏畏缩缩卑卑微微的，似是深藏不露，却又分明诱惑人心。她突然想到这正是让人活下去的力量，养家糊口的希望。

汉中自古便是盛产鱼米的富庶之地。青山绿水之中有如此一方好水土，本是不愁吃穿丰衣足食的。那些野南瓜，常年累月地在铁道边上自生自灭，只有到了这特殊时代特殊年景，才能勾起这个陷入困顿的求生无门的伤心人的关注和惊喜。她几乎是一口气就捡到了一大堆，多得篮不能装手不能提，拿又拿不了，丢又丢不下。

真是天不绝人，野南瓜救了一家人。以后她就天天沿着铁道线去寻找，身上背着竹背笼，手上拿着一把小铁锄。在草丛瓜蔓之间零敲碎打，不放过任何一个瓜蛋蛋。由于这条铁道沿线绝少住家户，又由于她今天朝东明天朝西，今天摘路南的瓜，明天摘路北的瓜，竟然每天都没有空手而归。那些野南瓜好像就是为了

救活这一家人的命，竟然年年岁岁开花，岁岁年年结瓜。这样她每一年秋天都能收获到全家人来年的口粮。

一九七〇年的时候，她的公公因病从水库工地劳改队释放回家。她的家里有三个病人和两个孩子——四年时间，她已被镇子上的人称作一个女人养活着全家的“南瓜妈妈”了。

其时，她已学会了做十几种花样的南瓜饭菜，什么南瓜闷饭、南瓜揽饭、南瓜搅团；她还发明了把南瓜晒干磨成粉做贴饼和菱花面。但是，野南瓜虽然能救命，却不能累年继日地食用，慢慢地，家里的老人和孩子都得上了一种奇怪的病：皮肤发绿，牙齿发黄，那个半瘫在床上的丈夫甚至对南瓜做的饭菜起反应，一闻到那味就呕吐不止。为此，她又学着做成了“冰糖南瓜条”，用冰糖和南瓜干经过蒸煮浸晒等多道程序变得既可口，又富有营养。她拿着这些南瓜条去南湖和武侯祠偷偷地出售，竟然从未被民兵小分队抓获或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给割掉。这样，她的手头便活泛起来，有了钱去“黑市”上买一点白米细面黑米包谷，买几斤菜油，给全家人的饭食多了花样，菜上也飘起点油花花。

渐渐地，孩子们的脸上泛起红润，公婆和病夫的脸上也有了好气色，特别令人高兴的是，婆婆的病好了，公公也能到处走走，帮她照看一下队上及自留地上的庄稼。

日子一晃就到了一九七五年，她又一次怀孕了。这一次妊娠竟差点折腾掉了她的半条命。因为预产期是八月，正是野南瓜成熟之季，仓促之际她竟然把女儿生在铁道枕木上，一列火车轰隆隆开过时差一点把她和小婴儿卷到车轮底下。

一九七八年农村实行土地承包责任制，她们家里慢慢地已不缺口粮，但是这时候她又想起了要治好丈夫的残腿。她一个人常常是忙了地里的庄稼，又去捡她的野南瓜——一家人吃饭、穿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